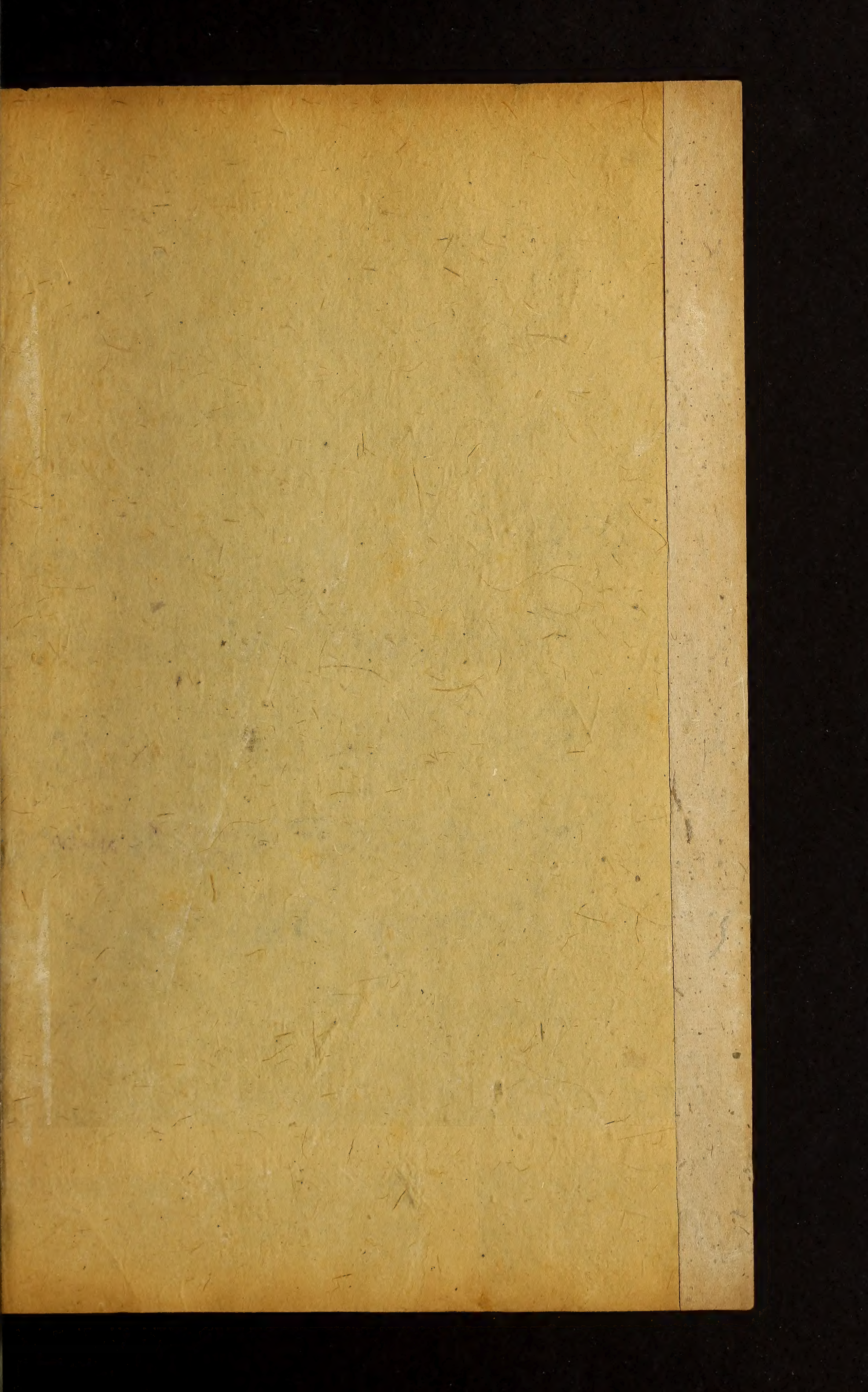
李忠定公文集奏議

玉舫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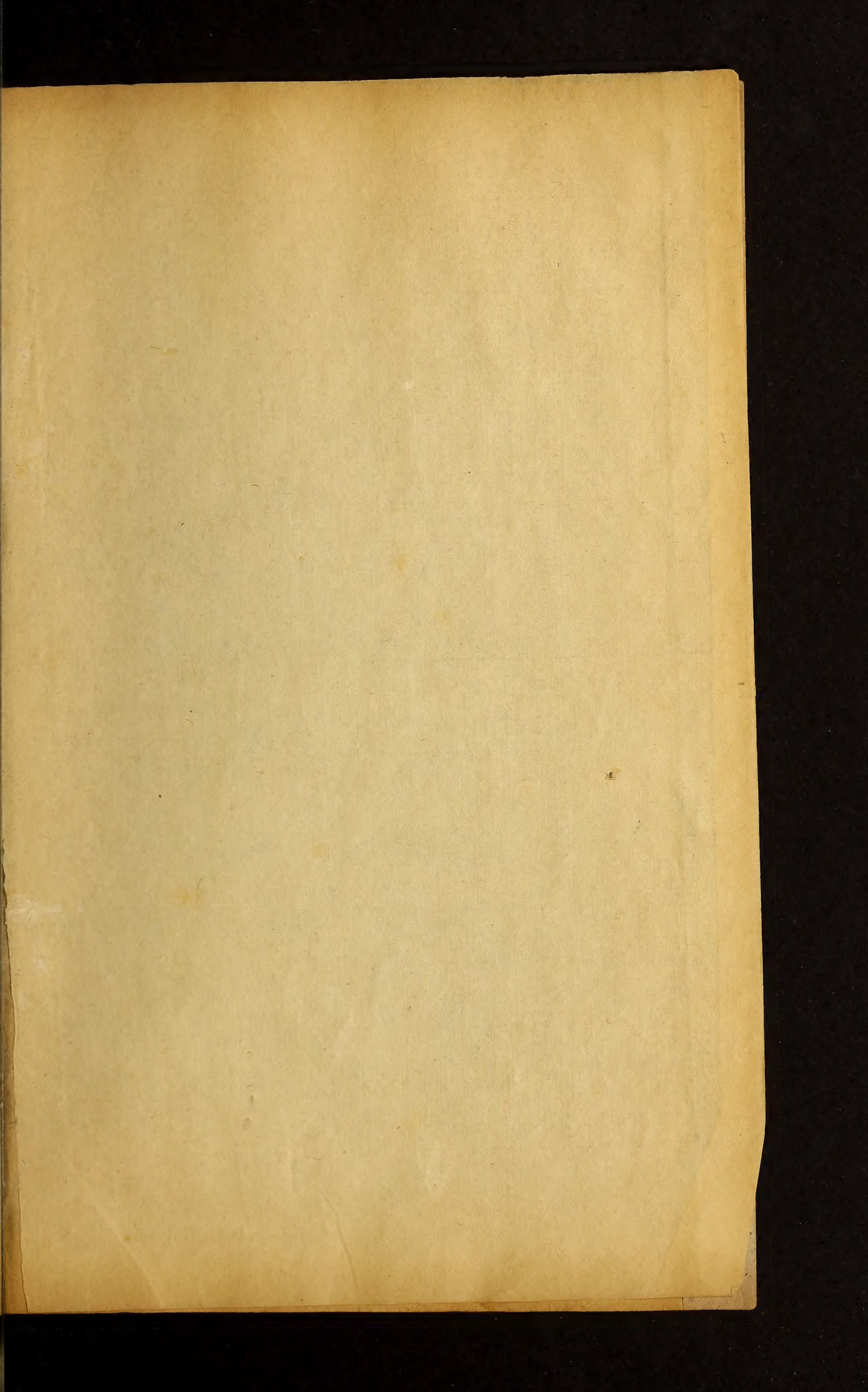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七

明　皖桐左光先羅選
宗人李春熙緯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玄評定
宗後學李榮芳重訂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有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鄧、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七

明 皖桐左光先羅臺選

宋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宗裔李嗣立評定

宗後學李榮芳英重訂

議巡幸第一劄子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

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祗備謁欵宗廟而來與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為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還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

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廵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聖慮與前不同、果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寄献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爲未然、如左右大臣寄献此說、則臣竊歎其未甞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亂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卽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争、至於廵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

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徙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荆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隣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兵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

議論南渡足爲千古龜鑑

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濵。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

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

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從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主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并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并西北。此自然之勢也。獨我太祖起東南。而混一西北。則以胡運方衰。陳張諸勍敵。皆在東南。東南舉則移兵西北。猶振槁耳。此時勢不同。非所論于方張之金虜也。舍西北勁兵健馬之地而自竄于

江海柔脆之鄉。其不振固宜。且河北河東兩路軍民。爲中國死守。宋棄之若遺。使兩路之民疾視本朝。甘爲虜用。汪黃諸奸。偷一時之安而遺。莫大之患。此亦千古籌國之炯鑒矣。

○議巡幸第二劄子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修葺未備未可保守、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

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皐閒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蒭糧乏、不肯解去、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旣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

謂統軍撻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勍敵其寔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

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堅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

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鍾伯敬史懷論項羽鴻溝曹操官渡之事、余深歎服以為千古用兵不易之論也不知寔本于此、此書天下不槩見、伯敬從何處得之、豈英雄所見畧同耶、抑公之精誠不容泯沒其文字或散見于人間、伯敬得之為枕中之秘耶、

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最為當時對病之藥尤為闇君庸臣意中所最苦難之事宜其格格難入也　李又玄評

乞減上供數留州縣養兵禁加耗以寬民力劄

子

臣伏以祖宗取於民者有常制。供於國者有常數。州縣寬裕。民力豐饒。而國用足。崇寧大觀以來。興造既多、用度浸廣、于是設法以取之、鹽鈔茶引、類多抑配、和買均糴、無錢可敷、至于宣和之間、有應奉須索之煩、有燕山免夫之役、物力大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靖康之初、降寬大之詔、將與民休息、而兵革未已、調發方興、州縣官吏、不克奉行、徒有虛文、初無寔惠、民之憔悴、幾不聊生、今日國勢人心、比之靖康之初、又不相侔、自非無名之歛、一切罷去、與民更

賦重此時深可憂慮

始則失業不聊生之民皆將聚爲盜賊而天下之勢離矣夫自崇觀以來增上供之數而一路州縣又有養兵給官吏祿廩之費用度百出何自得之于是常賦之外加數以取于民如江東西湖南北有至于納加耗米四石僅能了常賦米一石者猾胥贓吏又因緣爲姦欲民力之不困何可得也登寶位赦書已令勘會上供增數蠲減宜於元額以十分之三留本路養兵及官吏祿廩之費受納常賦依法加耗外不得輒取犯者重寘于法則民被寔惠而有更生之望矣國家前此屯兵于畿甸故歲漕東南金穀以寔中都

比哈恰切

今京營屯兵無徃日之數而帥府要郡養兵之制與則宜時增減以足國用以寬民力不可緩也自餘不急之貢及年例拋買無用之物皆蠲減茶鹽不得抑配糴買先給價錢如此然後可以爲政夫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魚恃水以生民恃財以養水日汲而至于涸則魚亾財日取而至于匱則民散故善養魚者畜之於陂池深渺之間善養民者臨之以寬厚簡易之政審能行之則足以得民心得民心斯得天心矣如合聖慈乞降旨三省措置條具施行

乞修茶鹽之法以三分之一與州縣劄子

臣聞摘山煮海。天下之利源。而國家經費所賴以給足也。祖宗之時、茶鹽之利在州縣。則州縣豐饒。崇觀以來、茶鹽之利在朝廷。則朝廷富寔。其後悉歸於御府。以為玩好宴遊錫予之物。則天下利源竭矣。今國勢搶攘如此。州縣匱乏尤甚。而兵革未息。寇難方多。有犒師養兵。修繕戎器之費。賴此幹運。以濟艱危。其勢固未能盡捐。以與州縣。然崇尚儉素。因匱就簡。內之掖庭。用度甚夥。外之官吏廩祿。裁減。亦微。凡前日無名之費。不急之務。一切無有。則亦不必盡蓄之中藏。為今日之計。莫若損益其法。以通商賈。凡茶鹽之

利。以三分之一與州縣。既足以紓州縣之急。又足以給朝廷之用。則內外兼濟。輕重惟均。天下之政事可舉矣。夫王室根本也。州縣枝葉也。王室腹心也。州縣四支也。稿澤肥瘠。通爲一體。然後可爲。況艱難之際。寔賴州縣協濟國事。州縣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也。如合聖意。乞降旨中書省。措置施行。

乞剗刷官田傚弓箭刀弩手法給地養兵劄子

臣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未嘗素教而以之戰。是棄民也。古者兵民不分。無事則爲鄉遂之民。有事則

爲軍旅之士。三時農務。一時講武。少習長安。皆爲精兵。有所不出。出無不勝矣。唐設府衛之兵。頗倣古制。無養兵之費。而有用衆之寔。此良法也。後世兵民旣分。不可復合。惟陜西沿邊弓箭手。及近置湖南刀弩手。猶有古之遺意。其法給田百畝。使家出一人爲兵。自備器甲之屬。官爲收掌。有事則給之。而養馬者又别給五十畝。私自習學武藝。而官以時按閱。其有力者。雖一人係籍。置私名數人。以相夾輔。故弓箭手雄於西邊。捍禦夏人。多賴其力。而刀弩手之法。頗與之相類。亦能鎮服蠻獠。不敢妄動。今東南官田最多。如

所謂户絶田、逃亡田、天荒田、屯田之類皆是、莫若一切令刻刷用弓箭刀弩手法、參酌中制、募民爲義勇軍、給地與之、州縣籍其名數、依新軍團結、以時教閱、則數十萬衆、不勞力而可具、假以歲月、皆精兵也。又皆土著、無逃亡潰散之患。最策之得者。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施行、

乞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閱劄子

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以爲保甲。河北五十餘萬。河東二十餘萬。而陝西之數。不下河北。命

提舉官總之。以時教閱。蓋有意寓兵于農也。十餘年
來、降指揮以免教閱、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
其名而巳、靖康間、臣嘗建議、乞專遣使團結訓練。加
詳於舊。與其召兵他路。不若因此用之爲得策。而朝
廷不以爲然、今河北河東之地。旣爲金人之所踐蹂。
豪傑强壯。多依山寨。以相保聚。朝廷巳置招撫經制
司。以撫循經畧之矣。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存。可行措
置。然陜西之民。素困於支移折變。宜一切蠲免。而係
保甲之籍者。依新法團結。以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差
正副統制官總之。以時訓練。有事藝精者。補以名目。

擢充部隊將之類。則數十萬兵。不日可具。西可以捍
夏戎。北可以禦金冦。非小補也。京東西有弓箭社。亦
皆可倣此推行。如合聖意。乞降旨三省措置。

此時兩河爲金人所躪岌岌乎及陜西矣朝
廷不籍而用之必爲金人所有時勢宜然否
則户驅人以爲兵惡在其
不擾民也　李叉玄評

論君子小人劄子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爲
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混淆。然後天下
可爲。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
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

圖回事業。雖材智兼用。然帷幄腹心。非君子不可。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憂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于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于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爲得計。於國事恬不知卹。非不知卹也。以謂必不至于危亡。而不知卹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旣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巳、動爲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刃加于頸、而後知、蓋亦晚

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于已而不利于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于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然而害于國則亦害于家不利于人則亦不利于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此聖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爲人主者曷嘗不欲用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而小人常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正故也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不

爲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既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于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一劄子

臣嘗具誠懇、干冒天聰、以臣智識淺短、議論迂濶、深恐不足以仰副陛下委任責成之意、乞賜罷免、過蒙

聖慈特加慰勞未從所請第深感泣伏念臣愚惷無取獨守孤忠遭遇陛下龍飛之初特加識擢起于江湖之濱任以揆宰之職人言紛至睿斷不疑特達之知曠古無有臣所以仰戴隆恩誓以死報夙夜黽勉思竭犬馬之力以圖尺寸之功捍禦外艱銷弭内患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期奉事左右致復太平此臣區區至願也然而事有與願違者臣受材素拙禀性復疎材拙則不能適時之變通性疎則不能防物之窺伺加以孤危之跡冒處寵榮之先趣操既已不同謀議自然各異誠慮不能上體聖意協濟

艱難。虗負天下之責。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有言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非不貪戀陛下恩德。欲效涓埃。然力有所不能。道有所不可。則臣豈敢虗負寵榮。久妨賢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臣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職事、除一宫觀差遣、或守本官致仕、臣自今月十六日、更不敢供職、俯伏俟命、干冒天威、無任惶恐激切之至、

使中國之威稍振。則二聖之還可冀。此漢太公之所以不請而自歸。我英宗之所以不祈而自至也。不能自強。而徒朝祈夕請。冀虎狼之憐已。得乎。　李叉玄評

乞罷尚書左僕射第二表

臣綱言已具劄子乞罷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伏奉詔荅不允者冒貢忱辭祈歸政柄曲須溫詔未諒愚衷輒輸肝膽之誠敢避再三之瀆恩深志激言出涕零中謝臣聞明主用人進以禮而退以義君子事上用則行而舍則藏矧當國家艱難之秋尤賴股肱協濟之力苟不勝任其敢冒居復念臣樸鄙之資不足以適時蹇淺之學不足以揆事誤蒙識擢付以鈞衡黽勉百爲莫荅丘山之賜侵尋兩月曾無毫髮之勞愛莫助之慨其嘆矣經畧遠圖則以爲迂濶廷爭大議則以爲擅專屢嘗

借筋而謀寔有掣肘之患譬呼醫而吐藥石敢言暝眩之期猶敎匠而止斧斤難任斵削之事與徒尸素曷若退休謹援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仰遵仲尼以道事君之訓乞此骸骨歸于山林伏望皇帝陛下照以離明運之乾健策騏驥之逸足捐樗櫟之散材則能否各安其情用舍兩得其道愚惷旣不虛任天下之責廟畧亦以早致中興之功茲非飾辭敢以死請謹奉表陳乞以聞

呼醫而吐藥石敎匠而止斧斤二語精工痛切當倥偬戎馬間諸表駢麗乃尒故自難

乞罷第二表

臣綱言、精意格天未動蓋高之聽危辭瀝血願明埶
奪之心輕去大恩非緣細故敢再陳其懇悃以必冀
於矜從謝臣聞天子之君萬邦莫先於論相宰相之
宅百揆無大于薦賢方國家多難之秋尤將帥之材
爲急所以蕭何之於漢必薦韓彭有若杜房之於唐
亦推英衛惟天下危而注意將則四面立而國勢安
顧兩河之土疆乃中原之屏蔽名城堅壘棊峙相望
高山大川蟠互交鎻風氣便用武之習兵民堅戴宋
之心因而用之靡不濟者隄防修則泛濫息藩籬
固則堂奧可寧機會在于一時功利收于百倍力陳

至計幸契淵衷創招撫經制之兩司擇張所傳亮爲
二帥所建議于靖康之末得朔部之民情亮揔戎于
建炎之初有大將之規畧皆採衆論匪徇私心齋壇
既登戎車甫駕時纔旬日之久變生心腹之間樞廷
降旨以沮所者踰千言宸翰從中以罷亮者方寸紙
事同戲劇人爲嗟咨而臣備位宰司誤膺國寄旣不
能以先見之明杜讒口又不能以至誠之意回天心
復何面顔尚叨寵禄伏望皇帝陛下虚心體道公聽
並觀憫臣謀所當爲蓋專于報國察臣去不得已非
薄于愛君特許罷於政機俾得歸於田里誓堅晩節

仰荅鴻私。謹再奉表陳乞以聞

駢儷中有大議論、大經濟、且敘致自然、非大手筆不能、李又玄評

乞罷第三表

臣網言、感激危辭、敷陳已極、眷留緐禮、當荷尤難、豈進退去就之敢輕。葢規矩準繩之難合。軒墀將遠、涕淚交零、中謝伏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舊物。以腐儒而談軍旅之事。以陋質而充柱石之林。賦分窮奇。始將天厭。觸事齟齬。似非人爲。適當雲起龍驤之秋。自謂千載一時之遇。召從江海。畀以機衡。被宸章有忠貫金石之言。奉玉音有氣折夷虜之訓。恃眷知之有素。忽

窺伺而不防凡所施爲皆成罪釁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固然以譽親者以毀疎人情應爾顧難得者可乘之機會而所惜者已定之規模豈惟繫宗祏之安危蓋亦本生靈之休戚如臣用舍何足少多雖匹夫無不獲自盡之功矧大臣有不可則止之戒敢言斯義仰冀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洞照微誠曲矜深懇俾退避于賢路以保全于素心犬馬之戀無窮徒深踊躍天地之恩難報終誓糜捐謹三奉表陳乞以聞

難得者可乘之機會、所惜者已定之規模、曠世讀之、猶增感歎、而高宗不動者何耶、

謝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上還印綬。方虞譴責之嚴。退卽田廬。更冒光華之寵。殊庭優禮。祕殿清資。拜命若驚。拊躬增厲。中謝伏念臣人微學陋。志廣材疎。妄意功名。豈能致爾。潛心文墨。晝餅不足療饑。當艱難多故之秋。被考愼非常之選。代大匠斲。已血指而汗顏。躡衆俊先。宜擢髮以數罪。念朝廷愛惜寸陰之日。非臣子貪戀寵利之時。與其尸祿而妨賢。不若乞骸而避路。力祈罷免。曲荷矜從。五湖扁舟。雖有慙於范蠡。三宿出晝。猶竊慕於孟軻。孤忠自

憐。大恩難報。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審大君操用舍之權。俾微臣全進退之節。情同犬馬。悲跡遠于華軒。身在山林。終心馳于魏闕。

謝落職依舊宫祠鄂州居住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落臣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鄂州居住者、輔相失職宜即明刑。天地有容。祗從薄責。恩深罪大。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乾坤腐儒。閩海冷族。遭朝廷之多故。躐英俊以登庸。雖懷憂國愛君之心。初無持危扶顛之術。荷知特達。思圖報于消埃。謀已濶踈。曾莫虞于機穽。雖

當身退。尚致人言。顧瀝血安能明心。雖擢髮不足數罪。睿智有察。覆照無私。寬其斧鉞之嚴誅。處以江湖之善地。姑鐫秩職。尚領真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堯天。仁深湯網。憐臣寡與。自取顛躋。察臣孤危。本緣愚直。特曲憲章之峻。俾霑餼廩之餘。臣敢不循省前非。益堅素守。軒墀在望。莫施犬馬之勞。恩輝所臨。但傾葵藿之志。

謝移澧州居住表

臣綱言、蒙恩以謫降官不許同居一州、移澧州居住者、負罪遠屛。去魏闕者再冬。抱疾連年。走江湖者萬

里。僅存殘息。仰荷隆恩。謝中伏念臣學不足以爲已。而欲推之以爲人。謀不足以保身。而欲底之以保國。進不量其淺薄。退遂致於顛隮。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前疐後。自貽速謗之憂。天地涵容。日月清照。雖遠從于譴斥。乃曲荷于保全。追此例遷。猶得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智爲燭。所寶者慈。憐其孤危之踪。處之深僻之所。尚叨厚祿。以養餘生。臣敢不銘骨知恩。洗心念咎。情同烏雀。願依湯網之寬仁。德仰乾坤。肯慕湘纍之狷介。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八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皥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鈞陽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差中使傳宣撫問降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特降中使、傳宣撫問、敦遣赴任、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久去天墀、徒深葵藿之志。遠迂星使、特頒雨露之恩。祗佩寵光、彌增感

漭、臣綱中謝伏念臣一介腐儒。三朝舊物。荷聖神之知遇。念終始之保全。辯醜詆于豺狼當路之時。脆餘生于蛟鰐垂涎之口。恩輝厚矣。報稱茂然。追玆命帥以總戎。乃復棄瑕而用舊。式須異數。昭示眷私。滌煩以比死之靈芽。捐疾以尚方之妙劑。寶奩深貯。溫詔誕敷。穆如清風之慰心。恍若沉痾之去體。夫何孤陋。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躋。神心天運。公生明而忠邪自辯。道乃久而是非自明。故于起廢之間。示之體貌。欲使錫命之際。知所勸懷。臣敢不仰體皇慈、深求民瘼、布宣威德。庶收藥石之功。慰撫烝黎。

俾知飢渴之餘。願圖尺寸之效。以荅乾坤之私。

具荆湖南北路已見利害奏狀

今具荆湖南北路、招捕盜賊、拊循歸業之民、經營控禦、措置錢糧、已見利害于下、

一准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司關、荆湖南路馬友約六萬餘人、馬數千疋、船數千隻、見在潭州、李宏約二萬餘人、見在岳州、曹成約十萬餘人、見在道州、劉忠約一萬餘人、見在岳州平江、潭州、瀏陽界、出沒作過、胡元奭三千餘人、見在茶陵界上、李冬至餘黨五千餘人、見在郴連

界上、荆湖北路、楊華約一萬人、雷進約八千有餘人、劉超一萬二千餘人見在鼎澧州界、已上約二十餘萬人、其餘接境去處、千百群聚、又不在此數、盜賊之衆如此、非得重兵制禦彈壓、使之畏威、不敢猖獗、然後可以招納為用、而遽欲以恩意姑息懷之、臣未見其可也、今福建江西荆湖宜撫司、臨以重兵、理當聽命、訪聞馬友一項人馬、即日見在潭州、視諸處頭項、頗為循理、宜先次招納、稍加旌賞、以勸其餘、劉忠一項人馬、號白氊笠、即日見在岳鄂潭表諸處界上、屯

洎、出沒作過自知罪大、不能自新、嘗于旗上有
永不伏招安之語、此一項最爲桀黠猖獗、數州
之民、皆被其害、宜先次討蕩、使其餘知所懲創、
胡元奭一項、已爲提刑呂祉、會合殺散、劉超一
項、已爲鼎州帥臣程昌㝢、遣兵逼逐出境、未知
所向、自餘李冬至鍾相餘黨、楊華雷進、逐項賊
火、招納討定、當隨宜措置外、惟曹成一項、狡獪
慘酷尤甚、屢招屢叛、所至以人爲糧、靡有噍類、
即日見已起離道州、侵犯廣西賀州界分、緣廣
南州縣、素無城郭、人兵孱弱、深慮乘虛遠犯爲

一二廣之患、宜先遣曉事官吏、使齎朝廷所降勑
牓、黄旗金字牌、先去撫諭、示以禍福、許之自新、
如聽伏招納、即依金字牌上聖旨處分、將所被
虜、及老不堪披帶人、經所屬給據放散外、其寔
堪披帶出戰人、結成隊伍、並聽宣撫司使喚、具
首領姓名推恩外、其首領理須撥隸諸將下、隨
材録用、不堪披帶出戰尚堪執役之人、合剌充
一廂軍、分隸諸州、其揀退老弱、不堪執役之人、給
公據放散、係東北人、無業可歸、令就近分送州
縣居住、將天荒户絶拋棄逃亡、係官田土、措置

給與耕種借貸種糧務令存恤得所昔東晉朝

北方流人皆置僑寓州軍以處之葢流人與土

著盜賊不同放散無所歸又須結集爲盜全藉

州縣官用心循拊自當復爲良民伏乞朝廷更

賜詳酌指揮其李宏一項元隸馬友今已將帶

一行人馬擅往岳鄂亦乞依此施行如不伏招

納依舊作過卽乞多發兵將會合掩殺以殄滅

爲期如此則荆湖盜賊不踰時可定緣臣所得

聖旨指揮令相度由廣東前去之任因令撫定

廣南州軍見已具奏申明若自廣南前去卽荆

湖事、無由措置、深慮有失機會、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作朝廷行下、付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司、
密切措置施行、
一勘會荆湖南北路、州縣居民、近年以來、⿰遭鍾
相孔彦舟作過遷徙失業、重以馬友曹成李宏
劉忠劉超楊華雷進十數頭項蹂践搔擾、民不
聊生、湖南潭衡全邵道永郴桂陽、湖北岳鄂鼎
澧并屬縣等、例皆殘破、民居存者百無一二、田
土荒蕪、財谷匱乏、將來盗賊平定之後、若不極
意招集料理、使之歸業、墾闢、耕鑿、以望歳豐、則

破殘州縣卒未就緒欲乞朝廷特降勑牓曉諭應歸業之民委寔曾經兵火不曾種蒔去處與免將來冬苗租稅無力耕種貧不能自存者官貸種糧隨物力等第約度數目支給候將來成熟隨料回納入官逐州見今起發上供錢絹銀等委是無從而出特與權免一次檢踏田土支散錢糧官吏奉行不得滅裂搔擾重寘于法務令寔惠及民使一方曉然知朝廷德意所在契勘荆湖土地沃衍最產穀米財物止緣累年盗賊失于措置遂至凋弊朝廷稍寬目前之急不

借賑貸之費假以歲年漸次復舊國用何患不饒如合聖意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一荊湖之地綿數千里南通二廣西引四川北控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爲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荊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連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興之漸今福建江西荊湖路宣撫使司之兵將來平定盜賊之後復還行在臣晝一內依所降指揮踏逐乞兵不滿萬人若到本路

兼得岳飛吳全韓京吳錫等兵、方及二萬之數

分屯布俵、沿江要害去處、深慮不足、伏望聖慈

許臣候到本路、相度形勢、圖上方畧、別行申請

一契勘荆湖兩路、當盜賊兵火之後、物力大屈、今

來養贍官吏軍馬、賑貸歸業之民、修治官府城

壁器仗之類、百色用度、並皆未有指擬、朝廷欲

以二廣經理荆湖、固爲得策、然廣南素號薄瘠、

米穀不多、財用窶乏、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

尤覺困匱、借使竭力刻剝、所有幾何、今又盜賊

未殄、道路不通、卒未可以那移應副、近准尚書

省劄子、許于吉州榷貨務支銀一萬兩、錢一萬貫此但可以支目前之用、若要支吾年歲間、非于江西鄰近湖南州郡、權宜應副、決不能有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于筠袁虔吉等州、應副米十萬石、于轉運司及吉州榷貨務、應副銀五萬兩、錢十萬貫、接續支使、庶幾不致闕誤、右謹錄奏聞、伏望勅旨、

此篇不當以文字論其招撫盜賊須壓以重兵不可遽以恩意懷之深中今日流寇之病其分別良悍以爲招討次第及分隸強壯刺充廂軍放散老弱安插流人皆當今良策至于屯宿重兵于上流要地使四方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自是恢復急務且以荆

湖南北兩路綿亘數千里用兵止二萬人支銀止六萬兩米錢止十萬石貫何厘厘也

再乞招撫曹成奏狀

右臣契勘、昨來荆湖群盜、唯曹成人數最多、曹成侵逼嶺外、唯廣州事體最重、故今日招捕盜賊、先後緩急之序、臣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爲急。曹成十萬之衆、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兵、不下三萬、今據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林遹前項申述、已侵入本路封連州界、若便行進兵、掩擊。賊必聞風奔衝、南向。不唯先犯廣州。而廣南東西兩路州縣。必皆受害。臣謂經營曹成軍馬。先須招撫爲策之善。緣招安巨寇。必得

照末根抹犀鉴大有斗挈真誠臻仍須之言

重兵先張形勢示以國威使之畏伏若止欲懷以姑息之恩賊衆必不肯投戈解甲分散徒黨如此是目前名爲招安必貽後日之大患臣請以近事驗之昨趙延壽未到德安府顧從陳規與撫諭官馮轓招安旣近州城覘知德安兵數不多遂乘規出城餞轓輒謀驅虜規僅以身免官吏多爲延壽所得張琪自繁昌歷建康湖杭千有餘里必要赴呂頤浩軍前招安劉光世韓世忠等招之皆不聽命假道徽州不敢入城秋毫無犯其意可謂確矣及至祁門浮梁見王師古筭兵衆不多遂刼盟以執師古直犯饒州賴閻皐

力戰方退復領餘黨猖狂于宣徽之間久之方定以此可見盜賊狼子野心叛服無常要當壓以重兵始免反覆臣蒙恩除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見今止有撥到任仕安一項軍馬計一千三百餘人雖已具奏遵依近降聖旨躡逐軍馬道路窵遠見今阻隔卒難辦集竊恐遷延日月賊勢益張而臣誤蒙委寄之重深慮事失機會若一處帥府失守益難料理乞降睿旨從臣所乞躡逐軍馬外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又嘗奏論韓世忠忠勇有謀治軍嚴肅可以倚仗今若委世忠進發廣東以援

廣州、使臣同共措置招撫、則曹成之衆可以放散老
弱、揀擇強壯、充兵、分隷軍中、指日可定、緣世忠係宣
撫福建江西荆湖路、非得朝廷指揮、恐不敢出本路
界、以援二廣、不唯二廣州縣、未甚殘破、速當保全、而
荆湖劇賊、皆視曹成以爲叛服、若招撫曹成、已定、全
得二廣、則荆湖兩路盜賊、或招或捕、皆易爲力、顧曹
成桀黠、擁衆數萬、非世忠全軍聲勢之壯、未易使之
聽從、臣前所謂當以經營曹成、救援廣州爲急者、此
也、伏望聖慈、詳酌前後奏請、早降睿旨施行、臣見起
發建昌軍等處聽候指揮、

乞依近降指揮乞兵二萬人措置招捕曹成奏

狀

右臣契勘、昨奉聖旨、令相度取道廣東之任、就令撫定廣東州縣、又據廣東經畧安撫使林遹、申曹成侵犯賀州、及懐集縣、臣已恭依聖訓、起發前去廣東、措置撫定、緣臣見帶軍馬、止有任仕安一項、計一千三百餘人、除火頭輜重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雖依朝廷近降指揮、踏逐人兵、並未蒙差到、亦無可使將官、委是兵力單弱、其曹成賊馬十萬、若不就招撫、爲岳飛等逼逐、奔突二廣、廣西猶有峒丁、土兵、刀弩手

等可以防遏廣東將兵孱弱除廣州外其餘州郡並無城壁可守非得重兵豈能挫遏賊鋒保護兩路況臣謬蒙聖恩宣撫荊湖廣南深慮無以遠將明命宣暢國威使巨寇望風震服萬一與賊相遇勢當掩擊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以千兵而當十萬之衆是以一當百雖古名將能以少擊衆亦難成功況臣書生不諳行陣徒以嘗備位宰相使之撫定一方今日職事動繫國體與戰將偏師僥倖一時之利者自不同科其所乞之兵未敢全望且得萬餘人分為五軍粗成軍容張大聲勢鼓行而南庶幾亦可指受將

抱負亦大畧可見真全才也

佐、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仰寬陛下南顧之憂。若只令臣以任仕安千餘衆、苟且前去、竊恐虛受重責、伏望聖慈矜察、特降睿旨、早賜指揮、更自朝廷差撥一軍整齊兵將、付臣使喚、臣見迤邐前去、聽候回降指揮、

小帖子

臣契勘樞密院劄子內、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斟量賊勢、分撥人馬、策應岳飛、上項所差兵、合自南雄英部、前去廣州、稍可捍禦賊馬、保全廣東、乞降睿旨、令差撥隨逐臣前去、聽受節制、

庶幾藉其兵力、諸事易為措置、如蒙聖旨、允臣所

請乞用金字牌降下施行、

既付公以荆湖廣南四路重寄又俾昇兵千餘其所以遣公之意謂何公所乞俾萬人便自許以乘機制變施設方畧保全二廣而所乞之兵又只就朝廷所遣策應岳侯者使聽公節制公所處之時何其難而公所望於朝廷者又何其易耶　李又玄評

經過邵武軍乞往祖塋展省奏狀存此以見公為邵武人也

右臣遵奉聖旨、將帶任仕安所部人馬、前去廣東撫

定州縣、今月二十五日、巳入邵武軍界、邵武軍、係臣

鄉里、有祖塋、去城七里、久不展省、臣巳一面措置輜

重器甲、為陸行計、量帶人從前去祖塋展省、並不相

妨、亦無分外留滯日數、緣臣見統軍馬、合共奏知、

展墓亦須奏知赴任經繇之路亦從中制甚矣文法之繁苛也然用兵則失律者不誅士卒逃潰者反以銀絹招集何寬嚴之失體也　李又玄評

到湖南界首謝表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觀文殿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充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不許辭免、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臣巳祇受告命、遵稟聖訓、自福建路起發、於今月十一日、至衡州茶陵縣、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撫楚粵之俗、于遐𨒪叨將明命。覲天

人之文于祕殿復與清班惟寵數之過優知委任之難稱以榮爲愧感極涕零中謝竊以荆湖之奥區寔爲東南之重地控引川廣襟帶江淮方時承平爲一都會屬夷狄之傲擾致盜賊之内訌郡邑凋殘姦吏因而漁獵田疇荒茀遺民誰與拊循宜得信臣往膺重寄如臣者崎嶔可笑結約卞奇徒自信其孤忠曾莫著于微效三朝遭遇濫叨出將入相之名七載飄零初無防患周身之術憶昨歸從海上退處閩中疾病交攻但有餌藥持危之志血氣傷耗敢懷據鞍矍鑠之心豈謂皇恩不遺舊物付以分閫之重任加以禁

殿之隆名。中使來臨。齎傳溫詔。匪頒下逮。祗沐湛恩。不容一再以懇辭。乃爾黽勉以就職。安國久廢。豈死灰復然之敢期。文淵慨懷。必馬革裹尸而後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御極。體道應時。明原眚以定是非。本何心于用舍。脩政事而攘戎夷。蓋有意于翕張。致茲憂患之餘。亦荷甄收之賜。臣敢不激昂素志。澡瀹前非。撫凋瘵以牧善良。宣威靈而戢姦宄。承流宣化。遠希循吏之風。禦侮折衝。更勵虎臣之節。

乞正李宏擅殺馬友典刑奏狀

右臣准樞密院劄子、近據福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

此風何可不戢

撫使司、奏、潭州申副總管馬友、自到潭州、擅置刑獄、枷栲州縣官僚、分遣衙兵、肆行刼掠、殺害良善、無所不至、又遣本軍官、遍權屬縣、強取錢糧、麥逼知通、恣横、及遣牙兵下村、收捉百姓蔣暹等、刻剮金銀、每二十人爲一串、皆透手心、以索貫之、出語不遜、欲抗拒王師、承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統制軍馬李宏公文、承馬友勾請前來、會合收捉劉忠、旣到潭州、即無遣兵收劉忠之意、言語大段不順、宏不敢依從、于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除已鈐束軍兵、不令搔擾、曉示居民安業外、奏聞事、六月二十六

日、奉聖旨李宏、誠心體國、勦除叛逆、備見忠義、可令學士院、降勑書奬諭、其馬友軍衆、令樞密院給降勑牓撫諭、差使臣齎送前去、仍仰孟庾韓世忠、措置撫存、將湖南江淮百姓、放令歸業、外將帶堪出戰人馬隨軍使喚、劄送臣照會、臣竊見拱衛大夫、威州團練使馬友、與李宏、皆北來盜賊、犯湖南、占州縣、內馬友以嘗殺敗孔彥舟、已蒙朝廷勑命、除湖南路副總管、在潭州駐劄、一年有餘、雖脅制官吏、搔擾百姓、掊聚錢糧、贍養徒衆、不無過惡、然寔未見有背負朝廷之迹、李宏陰圖殺害、并誅將佐王成等十數人、却稱馬

友常有不順之語，不敢依從，於六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訖，既無證佐，事理難明，設使馬友有不順言語，及諸般過惡，近則有福建等路宣撫司，見在吉州，遠則有朝廷，皆可申陳，聽候指揮，豈可擅行誅戮，如殺一副總管，以言語他故加之，則以次將領凡欲戕害將帥者，何所不可，方今朝廷欲振起中興之業，正當分別是非，明辨曲直，使號令所及，群盜心服，自然不勞兵革，可以底定，今馬友下潰散軍兵，數萬爲群，散漫江湖間，擄掠作過，雖加招撫，往往以此爲言，未肯聽從，今來李宏，已隨韓世忠軍中前去，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宏特正典刑、庶幾四方盜賊、見朝廷紀綱既正、漸次率服、

小帖子

臣契勘李宏、既殺馬友之後、恣其徒黨盜取官司倉庫、金銀錢米爲之一空、官吏居民盡遭刼掠、類皆裸露、其所得財物、盡于岸下、用舟船裝載、意欲遁去、適值韓世忠、前軍統制解元到來、盡皆拘攔入城、又遣人兵、奪門欲出、爲解元殺敗數百人、事方稍定、顯見李宏、圖殺馬友、本非激于忠義、若不正典刑、深慮爲盜賊所窺、上累國體、不細、臣素愚

直輙敢干冒天威、妄有陳述、伏乞聖察、

馬友雖曾爲盜賊然有敗孔彦舟之功旣已蒙朝命爲副總管矣倘其下殺一副總管便代其位則何以號令三軍故必誅李宏而後紀綱正盜賊服矣　李又玄評

乞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鹽地分計置煎

鹽奏狀

右臣累具奏聞、乞于江西路、降州樁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副本路支用、至今未蒙回降指揮、蓋緣本路連年爲盜賊蹂踐、州縣類皆殘破、百姓屢經科須、物力匱乏、難以再行敷配、深慮目前闕乏、無以贍給軍兵、招捕盜賊、及到本路、官私空匱、皆如所料、雖多方

擘畫應副支遣別無可以措置理財足用之術喋喋仰煩朝廷方當多事之時決難逐一指準應副竊見廣西逐年煎造海鹽元額都計二千一百萬斤近年以來失於措置煎造不及四分之一其餘皆是失陷之數湖南北路見今通行廣東鈔鹽商賈入納搬運數目不多遂致闕食每斤價例日漸增長厚利悉歸商賈民間月食貴鹽見今私販公然行徃寔難禁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揮許令臣本司自備錢本前去廣西出產海鹽地分計置煎鹽于二千一百萬斤十分數內只乞二分之數計四百二十萬斤本司自備冊

船脚力般運前來本路出賣庶幾鹽價稍平民不艱
食贏餘之數可以贍養軍兵不致仰煩朝廷應副如
朝廷以爲有侵榷貨務之利即乞依廣東鈔鹽體例
于榷貨務入納鈔面錢即于鹽法並不相妨委是利
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詳酌施行

廣西未聞有海鹽也故存以備考且以見公
措畫兵食之難也　李叉玄評

官祠謝表

臣綱言臣昨任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准勑差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者奉詔令于侯藩愧
無善狀修香火于琳館叨沐寬恩感懼交深涕泗橫

集中謝伏念臣衰遲孤跡憂患餘生蒙起廢于丘壑之間使收功于桑榆之日蕩攘群盜循撫疲民黽勉百爲蔑著涓埃之效積累多釁終煩搏擊之才荷聖度之包荒擴皇明而燭隱衆毀銷骨雖貽投杼之嗟太陽中天必冀容光之照解帥閫之重寄還真祠之舊游有靦面顔尚叨廩餼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躬天錫之勇智濟國步之艱難以虞舜好察之心行成湯克寛之政致茲罪戾亦被保全臣敢不澡雪前非激昂晚節遥瞻軒陛雖無望雲就日之期自屏山林益厲愛君憂國之志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九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𣈶如輯
鎬陽戴國士祔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宋　李綱伯紀著

陳捍禦賊馬奏狀　紹興四年上

臣竊以僞齊劉豫以𩢍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遺民，借助強敵，與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

遥度、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至、恭惟陛下、天
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
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
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屈、已
在目中、睿謨克壯、其討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者、不
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
耳、昔人用兵、多出於此、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内必
虛、而岳飛新立功于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屯
于武昌、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倘降明詔、遣岳
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為

畫筞千里之外如指諸掌真神見也

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甚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辨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爕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

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摽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則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為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成區宇故在當時為退避之計則可今為是役者偽齊也使之

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勢鴟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避之計則不可況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昔符堅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

聖慈特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

國家多事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靮而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有拳拳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聽。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之幸也。

此公罷判湖宣撫退居長樂時所上也忠義激發千古如見非特猷謨不忘而已

獎諭詔書

勑李綱所奏三策、捍禦賊馬事勢具悉、朕以豫賊逋誅、敢稱兵而內嚮、金戎恥逆、共舉衆以來侵、覆載靡容、臣民共憤、迺親乘于戎輅、用戡定于邊隅、

卿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于千里之外、制勝于三策之間、既攬囊封、備觀籌畫、見大臣體國之義、得賢者愛君之誠、心在王室、而無中外之殊、憂以天下、而以安危自任、忱恂所屬、嘉歎不忘、故茲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所陳三策、捍禦賊馬事、特降詔書奬諭者、囊封上奏、冒陳千慮之愚、褒函詔俯頒、光奉十行之細札、粲若日星之麗、寵踰袞繡之華、祗荷恩私、深感涕、中謝竊以逆臣干紀、肆其虺豕之心、

黠虜怙強、借以虎狼之勢、侵陵淮甸、窺伺江南、六飛決策以親征。諸將摧鋒而用命。人神助順、輔相協心、明明廟謨、宜天聲之大振。嘽嘽王旅、將賊黨之盡殲。而臣夙荷眷勤、嘗陪機政、抱痾負罪、雖遠跡江海之濱、憂國愛君、每馳心輦轂之下、當天步艱難之日。乃淵衷開納之秋。敢輸老馬之知。少贊寶龜之用。顧借筯以靡及。懸料敵之匪工。出位而言。方虞斧鉞之戮。虗心以聽。亟被絲綸之褒。拜賜甚優。以榮為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勇智天錫、聰明日躋、謂光格于中興、必削平于大憝、欲恢遠畧。以盡芻蕘之言。故不遐遺。

曲悖辭餒之舊。致茲誤寵。驟及匪才。臣敢不仰體睿慈。益堅素節。謀或可績。儻著稱甲令之忠。知無不言。願繼塵乙夜之覽。

詢問邉防利害詔書

勑李綱。比以逆臣肅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親秉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旣屈。潛師遁逃。念茲却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

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兹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詢問利害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書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諭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爲難中謝竊以詢于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覇業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

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秉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讋羌戎。肆于郤敵之初。圖爲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諦諷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得平良之臣。而臣曩以非才、嘗叨延輔、學術泥古、識慮濶踈、憂患薰心、志氣凋落、夫何窾啓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間。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觀。戇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踈通知體、豈效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

計字七千三百六十三个

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續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嶽深崇。豈賴消涘之助。日月清照。常傾葵藿之心。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紹興五年上時公退居長樂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于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屛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淵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

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假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于腥羶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

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撥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棊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勝敵又况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

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旣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處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

以圖敵謂宜于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訐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于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屛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右者以彊兵巨鎭盡在淮南荆襄閒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

礽朝廷應副錢糧、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要郡。上連下接。自爲防守。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險。礽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亦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

貴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于江南亦仰給于朝廷
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
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
之宜莫大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
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
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陜之帥則當責
以收復陜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
都以殲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
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葢無不可成之理至于擇將

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槀

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于
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
先定駐蹕之所葢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
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
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
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
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
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于建炎初建議
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
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

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過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于黠虜之勢爲所驅

迫陷于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
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
雖困於重歛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荊襄
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
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
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
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
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
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
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

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溯泗之交膺也何則君臣之遇千載一時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

其恐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寔。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于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

可為浩歎

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于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蹙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

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遲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遲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今賊馬雖還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埸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于奔命哉是宜明詔于邦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

異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冐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蓋屋所臨。人心自倍。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終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于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

至于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于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于僭僞之

衛日而出使成至議論大文章

辱而自取辱無補于事秪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于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

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
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條
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
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
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
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
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
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
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

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強虜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華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于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

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
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
能撥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
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
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于欲恢復天下者乎魏
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
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夫事形迹
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
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
積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

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于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之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

李忠定公明〻自任昏主何不悟也

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于自進恥于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讒安于義命不復自辯惟至明之主爲能悉小人之情僞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房喬所以見信于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于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竊窺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于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

朋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寔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狥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

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祗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傚倣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寔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恤事寔惟欲傷人大詈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諭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

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于闗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于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亦須覈寔。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寔。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

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奥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卞楚之策、光

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

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盡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行之所立期限勿太遠以致擾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焫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則雖有扁鵲愈蹙蔑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寔一致

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寔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蓘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于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

者而以其成功歸之于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于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于災害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

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荅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寔。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于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寔。臣將見百

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
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冀士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
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
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
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
皆躬擐甲胄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
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荊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
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
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
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

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酇食其勸
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
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
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
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
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
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
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
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
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

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
接下之美。詠于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
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内修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
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
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
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于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
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
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
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絶羗之言。久不

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軺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奬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于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追。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寔天下之幸

高宗之安於和議而不思報復者其氣奪固也而其最受病處尤在志足其志足者何也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人臣耳今雖痛臣金然猶人主也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于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倖而一捷益沾沾矣志益盈氣益索矣忠定深有見于此故未論其所以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畧而先奪其可喜可安可賀者而激其可憤可恥可虞者蓋欲高宗志先定于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則事無不成之理也惟其志不定則藩籬可以不成中原可以不復志不定則闕暇以和議爲得計奢幸以退避爲愛君于是自南都退而至維揚自維揚退而至江浙未已也即明州泛海而不以爲勞于是祈哀于佐讐之虜假道于僭逆之臣未已

也卽受其詔諭江南之名而不以爲愧此豈丗心人後恬不知耻者哉彼固謂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不知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如忠定者又困于讒口耻于自明無因而復進此忠定所謂中興用兵止是一事其要在明賞罰別是非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而後強虜不足畏逆臣不足憂嗚呼其可謂知言也已公每奏惓惓以不失機會爲言機會失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自靖康顛覆以來其眞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有將相如忠定武穆可以恢復而不使之後又使之必不復坐失機會自取陵夷嗚呼此元美氏之所以深惡痛恨于高宗也　李又玄評

